

“广东出品”再创佳绩！《白蛇传·情》捧杯华表奖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李丽 实习生 陈心怡

5月23日晚，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落幕。当晚，超过四百位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电影界中坚力量和90后、00后青年电影人现身，现场星光璀璨、气氛热烈，彰显出中国电影的新火相传、生生不息。

两届华表奖共有56部入围影片，广东电影《白蛇传·情》最终荣获第十九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此次共有三部“广东出品”入围华表奖：《中国医生》和《白蛇传·情》入围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照相师》入围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值得一提的是，颁奖典礼的表演环节，深圳出品的发展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由张险峰执导，莫非编剧，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曾小敏与著名粤剧演员文汝清领衔主演，王燕飞、朱红星联合主演。

该片于2021年5月20日上映，不到20天便打破中国戏曲电影最高票房纪录，登上中国影史戏曲类电影票房冠军宝座。叫座之余，《白蛇传·情》也获得了上佳的口碑，更在B站成功“破圈”。



《白蛇传·情》叫座之余也赢得了上佳的口碑



《白蛇传·情》剧组走上华表奖红毯



张译得奖很兴奋同时也会发愁



刘烨拿奖，感谢影片人物原型王继才



张子枫希望以后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

张译：实现“大满贯”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最大赢家”：影片获得优秀故事片奖，导演陈凯歌、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共同获得优秀导演奖，主演张译和任素汐分别获得优秀男、女演员奖。

拿下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后，张译实现了内地三大电影奖“大满贯”。此前他凭借电影《悬崖之上》获得过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

对此，张译坦言：“每次宣布得奖之时确实挺兴奋的，但我这个人比较理性，宣布那一刹那很激动，之后就挺发愁的，觉得又多了一个压力，你不知道未来这个水准还能不能够让观众满意。对于演戏，我一直都挺在乎观众感受，如果观众觉得不舒服，我心里会很难过，我也挺生自己气的。奖杯伤身这件事，一座接着一座，首先我特别荣幸，但真的觉得也怕将来能力不足，还是在心里将其清零，重新出发。”

张译同时直言，“不应拿奖项来衡量演员，太多没有得奖的演员都是很好的演员”。他将此次获奖归功于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只是沾了这部电影的光。感谢那个时代，感谢在科技战线默默无闻、牺牲奉献的英雄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部电影。”

刘烨：喜悦藏不住

对于刘烨来说，凭借电影《守岛人》拿下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的喜悦“是藏不住的”，领奖之后一直把奖杯握在手里，助理想接过去都被他夺了回来。刘烨坦言有太多人需要感谢，最想感谢的就是影片人物原型王继才：“他默默地在祖国的一座边陲小岛上坚守了32年，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事，希望这个奖向他致敬。”

有网友梳理刘烨的电影作品发现，其中有七部获得过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分别是《世纪之梦》《女帅男兵》《铁人》《建党伟业》《解救吾先生》《建军大业》和《守岛人》，刘烨对电影的执着和认真打动了不少人。

张子枫：长大还拿奖

青年演员张子枫获得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她也是第一位拿下该奖项的00后。张子枫曾于2012年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奖，主持人当时问她“长大了还能得奖好不好”，如今摘得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网友纷纷点赞张子枫“兑现了小时候的承诺”。

对于拿奖，张子枫坦言：“作为演员，大家对表演都是非常热爱的，说不希望得到认可或者是大家的喜爱，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认可我的表演。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希望可以重新出发，坚定自己最初的选择，并一直保持这份热爱。”

谈到未来的演艺生涯，张子枫表示：“我希望自己可以更加不受限，因为我还年轻。也希望作为一个青年影人可以多去尝试不同的角色，但最核心的应该是可以打动自己、打动观众。”

《白蛇传·情》获奖，将戏曲电影带向新起点

4K全景声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粤剧院、佛山文化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影片由张险峰执导，莫非编剧，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曾小敏与著名粤剧演员文汝清领衔主演，王燕飞、朱红星联合主演。

该片于2021年5月20日上映，不到20天便打破中国戏曲电影最高票房纪录，登上中国影史戏曲类电影票房冠军宝座。叫座之余，《白蛇传·情》也获得了上佳的口碑，更在B站成功“破圈”。

一部原属于小众领域的戏曲电影为何持续赢得年轻观众的视线和口碑，又能斩获国家级奖项，获得专业认可？珠江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白蛇传·情》出品人王垂林当日上台领奖后表示，电影《白蛇传·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成功探索，“这条路走对了！”

广东粤剧院院长，《白蛇传·情》中的白素贞饰演者曾小敏说：“这个奖项来之不易，它是中国戏曲电影新的起点，让我们看到了粤剧电影的未来。”

据王垂林介绍，珠影集团将总结《白蛇传·情》的成功经验，继续携手颇具创新意识的广东粤剧院，打造“粤剧电影三部曲”。除了《白蛇传·情》，第二部是去年杀青的粤剧电影《渔光曲》，讲述南北朝时期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冼夫人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发展的精彩故事。第三部则是正在筹拍的《三水女儿·红头巾》，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广东佛山三水女性“下南洋”的辛酸与坚韧。

舞剧《咏春》亮相表演环节，惊艳四座

舞剧《咏春》以一个深圳剧组拍摄电影《咏春》为引，采用双线叙事结构：电影里的叶师傅怀抱“咏春堂”牌匾踏入群雄林立的武馆街，只为打开咏春的一扇门；舞台上的片场中，剧组众人怀抱梦想奔赴山海，只为追寻心中那一束光……

据剧组宣传负责人介绍，此次在华表奖颁奖典礼上表演的是叶问个人展示以及咏春和八卦掌对打的片段，除了两位主角外，女子群舞部分由舞台版的8人增加至12人。为了呈现最完美的效果，剧组原

班负责舞美、灯光、化妆等的幕后主创都来到了颁奖典礼现场，精心调整表演中的每一个细节。

中国电影华表奖执行总导演范东鹏透露，他无意间看到了舞剧《咏春》的片段，被其电影气质吸引：“剧情里有一个电影灯光师的角色，同时整个舞剧的叙事也是用电影的叙事方式，还有平行空间的认可可以我的表演。但是更多的我还是希望可以重新出发，坚定自己最初的选择，并一直保持这份热爱。”

当吴昌硕说五十学画时，感觉他学画也太晚了

紫藤文脉

□朵拉[马来西亚]

从杭州西泠印社出来后，任凭时光荏苒，岁月穿梭，犹忆那棵老紫藤。之前未曾见过紫藤，书上的照片，全是一簇簇红得发紫又紫中带蓝的蝶形串花，重叠交错间显现缤纷浪漫，如若云霞，瑰玮绚烂。然而，当我站在印社的紫藤花树下，只见树木的根枝盘旋交织，藤蔓相互缠绕，枝叶繁茂、苍翠挺拔，然而，没有一丁点的粉紫红蓝色，不要说串花，连一个花朵朵都不见。

失望紫藤花未开，因为听说那棵老紫藤是吴昌硕亲手植下的。他是那个让人到中年才开始学习水墨画、又犹豫不决的时候，可用来激励的典范人物，因为“在五十才学画的吴昌硕，最终成大画家，所以无论年纪多大，迈出第一步都不会嫌太晚”。

按吴说的话，他是“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但后来成为中国近代书画、篆刻的一代宗师，对海派艺术产生巨大深远影响。这对中年才有机会接触水墨画的人充满鼓励性。我的学生们大多是三四十以后才走进水墨画。

他作画题材里最为人称颂的是梅花、葫芦、牡丹、菊花等，尤擅画藤。这与他造詣精深的书法息息相关，藤本植物的拉藤攀蔓线条他挥洒自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我并不比人家高明，但就是和人家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爱好、性情、脾气、经历每个人都不一样。”艺术创作表达真情实感，看你走过什么样的路，遇过什么样的风景，读过什么样的书，日积月累造就个人风格。



火焰花(国画) □王军伟

近日，由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广东省中国书画学会、河南省美术馆、当代岭南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艺海拾贝·王军伟中国书画作品集”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展出河南籍画家王军伟精心创作的5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技法娴熟，既有鸿篇巨制，也有精妙小品，展现了他近年来的创作成果。

家乡风物记

□林宏生

嚼着嚼着，油然而生一种满足感，干活有力，忽略了彼时的北风萧萧

潮汕有一味小菜——“青菜仔”，它是家乡人早餐常用的佐餐菜。青菜仔在乡下市场上有卖，我以前也亲手腌制过。腌制的青菜仔，绿，绿得碧透，深沉，拿筷子从腌菜罐子里夹起两三片，恍若看到春潮开了一群绿罗裙的仙子手挽手跑过一带柳岸，留下一串铃铛般的脆响。

青菜仔的腌制，其实很简单。先把芥菜洗干净，在艳艳的阳光下晒半天，然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洒些粗大的海盐，置于玻璃瓶中，放些许切成圈儿的小辣椒，再放些许南姜，压实，剩下的功课，就交给时间和盐吧。

腌青菜仔，需5-7天。我猴急，大概5天，就夹起一块，蘸辣椒酱，送进嘴里，嘴里立时迸出“嚓~嚓~”声。单听这清脆的“嚓嚓”声，就让我精神爽快，食欲大振，早餐一下子干掉几碗稀饭。

青菜仔的广受欢迎与潮汕人早餐喜欢吃稀饭(糜)有很大关系。潮汕人用餐偏于清淡，用青菜仔送稀饭是传统习惯。一碗热乎乎的稀饭，配上清口爽脆的青菜仔，百吃不厌。

了，此时这位外来媳妇的叫卖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听起来十分悦耳，且富有韵律。我静静享受着这让人安然的叫卖声。

每每，亲戚从乡下带来一罐萝卜干送我，我特别地高兴。我对萝卜干情有独钟，只是如今脾胃虚弱了，不敢多吃。平时，如果用萝卜干下饭，胃口立马大开。

萝卜干干脆脆而绵软，肉质温柔，入口甘香四溢。更妙的是，这萝卜干的独特风味，让人觉得生活实实在，犹如父母还在身边。

记得年少时跟随父亲和兄长去田野收萝卜干的情景。我把一根一根的萝卜干捡到簸箕里，趁着趁热，忍不住又撕一小块送进嘴里。那时的萝卜干最好吃，不咸不淡，清甜爽脆，嚼着嚼着，油然而生一种满足感，干活有力，忽略了彼时的北风萧萧。少时，我家出入要经过一位乡亲的门口，每逢饭点，我总瞥见这位乡亲咬着一根萝卜干稀里哗啦地送稀饭下肚。一根根萝卜干就是他一日三餐的菜肴。我很担心萝卜干能否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撑起他繁重的农活。如今，有时回乡下，大姐和大

嫂知道我喜，就送我一些自家晾晒的萝卜干。回到广州，我把萝卜干切成小块，放些八角，用玻璃瓶装，想吃时就夹两块送饭，自有不一样的滋味。

小时候，父亲在自留地栽种青皮番茄。一段时间后，番茄终于挂果，青皮胀大，表面出现了沟壑，状似褶皱的南瓜。大人说不要急，番茄一定要熟了才能吃，绿如青橄榄的番茄含有龙葵素，有毒。

大约再过一星期后，沉甸甸的青皮番茄现出温顺的样子，一个个低垂着脑袋。这时它已成熟，青里透红。青皮番茄如兄长般敦厚。我摘下一个洗干净，放进嘴里咬一口，脆甜爽口，青汁溢出，沿着手流下来。如把青皮番茄切成小块放在碗里，再撒一小撮红糖一起吃，日子便迎风踵高，意气风发。

有青皮番茄可吃，我对父亲藏在陶瓦缸里的花生种子便少了些惦记。青皮番茄虽品相不好，但比城里市场上俊俏的番茄好吃多了。我在广州市场上买的番茄光滑圆润，好看是好看，但吃起来感觉硬邦邦的，寡淡无味。

柳宗元的愚溪

□一木秋

汽车驶过潇水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摇下车窗，湿润的风滑过我的脸颊，留下一个清冽又浅淡的吻。这个沾染了水汽的吻，成了我对永州最初印象。

未到永州零陵古城之前，又怎会料到，我会踏在这水汽萦绕的路上，念那童年就烂熟的名字——柳宗元，我走他走过的路，听他听过的水，那仿佛是藏了千年的缘分，不经意就来到了身边。

零陵坐落潇水之滨，如今并不凋零，满城灯火，延伸到夜的边界。它在西汉建郡，有潇湘舟楫之利，又是军事重镇，可在柳宗元眼里，这里不过是远离长安的边陲。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顺宗即位后，领导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开展变革。这场史称“永贞革新”的变革持续186天就失败了，唐顺宗退位，参与革新的官员被贬，柳宗元因此失了前程。他被贬为永州员外司马，带着家眷落户永州。后来，他在这里也经历了一场风暴。

我沿着灯光走，风拨弄我的头发，吹到我的耳边，我听到了他的嗟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写下这首人人皆知的诗《江雪》，诗里没有一个字写悲苦，却字字是孤寂。

但他也不会料到吧，一千年以后，还有人缅怀他，揣摩他的喜怒哀乐。永州这个伤心地成就了他。初见愚溪，在第二日清晨，我坐在车上，看着山水往后退去。匆匆一瞥，我只记得满眼青翠。车驶缓了下来时，看见一道浅浅的水在树丛间缓缓地流。这就是潇水支流愚溪？柳宗元的愚溪？都说当年，柳宗元来之前，愚溪不叫愚溪，叫再溪或是染溪。柳宗元“以愚触罪，滴漓水上”，便把再溪更名为愚溪。故事从“永州八记”流传开来，当地民众津津乐道，文人墨客也慕名前来。可在目睹愚溪之前，那不过是一段诗文而已，与多少千古名篇一样，躺在纸上，是平面和黑白存在。我坐直了身子，想看个真切，车却拐了个弯，又绕远了。

游了武庙和柳子庙，我站在下游的小桥上，眼前是一道碧绿的溪水，两岸是民居，树长在民居楼的石缝间，树影落在水里，模糊了虚实的边界。我闭着眼睛，踱着步，走没多远，就从民居走向古街柳子街。路不长，我却走得仔细，路面坑洼，透过鞋底我感受到了那种来自时间深处的抚触。

溯流而上，穿过古街，就到了溪边，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愚溪，这儿仿佛是个终会抵达的地方。两岸是小坡，小溪水位低，嵌在坡底，蜿蜒蜿蜒爬到了树下，拐了个弯就不见了尾巴。阳光不猛，却照透了水，那么清澈，一眼就看到底了。水底有水草，水草被流水冲刷着，有些倔强，任流水猛烈，把它的身躯拉扯得极长，总不愿挪半步。它看着流水怎样送时间远去，打起一个个水泡，又看着苔藓怎样爬上石头，柳枝怎样垂向水面。它看到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看到，这些都是极平常的事，却组成了小溪的日日夜夜。

我万没想到，烟火缭绕的古城里还藏着如此清静清静的地方。眼前的溪流是那么熟悉，我怀疑，我曾在哪里见过，也许在文字里，或是某个过去的臆想里。我走下小坡，蹲下身来，摸了摸溪水。冰冰凉凉，让我一惊，它比我预想中的要凉得多，水流也比我看到的快得多，水在我的掌心荡成了涟漪，又浸润着我，洗掉了我指尖的尘嚣，我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

我沿着灯光走，风拨弄我的头发，吹到我的耳边，我听到了他的嗟叹——“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写下这首人人皆知的诗《江雪》，诗里没有一个字写悲苦，却字字是孤寂。

但我也不会料到吧，一千年以后，还有人缅怀他，揣摩他的喜怒哀乐。永州这个伤心地成就了他。初见愚溪，在第二日清晨，我坐在车上，看着山水往后退去。匆匆一瞥，我只记得满眼青翠。车驶缓了下来时，看见一道浅浅的水在树丛间缓缓地流。这就是潇水支流愚溪？柳宗元的愚溪？都说当年，柳宗元来之前，愚溪不叫愚溪，叫再溪或是染溪。柳宗元“以愚触罪，滴漓水上”，便把再溪更名为愚溪。故事从“永州八记”流传开来，当地民众津津乐道，文人墨客也慕名前来。可在目睹愚溪之前，那不过是一段诗文而已，与多少千古名篇一样，躺在纸上，是平面和黑白存在。我坐直了身子，想看个真切，车却拐了个弯，又绕远了。